

夔州府志

第八冊  
卷之八  
序文  
賦表狀  
舊郡誌



夔州府誌卷之八

藝文

文以闡道亦以華國箴銘記序體各不一詩賦詞歌  
異曲同工出之繡口錦心發為敲金戛玉洵足羽翼  
聖教允矣鼓吹休明所謂上與日月增光者此也茲  
凡有闕學問有裨治績有益人心風俗者均得備錄  
之以表今而傳後作藝文誌

夔州府舊誌序

夔州府誌

卷之八

藝文序一

省郡之有誌王國之有史其義雖一然史之所載  
則必有善而有惡誌之所記每近隱惡而揚善何  
以言之竊嘗披閱舊誌如輿圖星野山川形勝城  
池學校沿革祠祀古蹟屯田水利茶塩等法之類  
古今雖異舊貫則仍誌之亦猶行古之道也至若  
名宦人物科第孝義節烈隱逸流寓陵墓之類誌  
之所以表其賢也藝文之集所以表其文也又如  
僊釋寺觀之類乃不以其外道而畧之惟僭據二



條自甲子年... 一帶不過道經屠教而去非若公孫賓白帝城比也故不敢妄以僭據之名今易武功一條紀載

本朝定蜀本末其諸逆先後稱亂者不一姓隨時蕩平傳載如左誌之所以屏之以比虞之四凶應不在春秋責備之例若是則誌之所記有美而無刺有善而無惡也明矣因是讀昔作者之辭逆昔作者之志其意若曰百爾君子閱斯誌也凡仕是邦

者一觀王公梅谿郭公篤周諸君子先我而炳炳青史者如此凡為人子者一觀王公相李公清諸君子先我而斐斐藝倫者如此凡生是邦者一觀扶公嘉來公知德諸君子先我而煌煌桑梓者如此及觀科第如衛清敏冉給諫輩之不負君不負學隱逸如王公珪馮公翁輩之非盜虛聲邀旋徑流寓如宋王郭璞輩之騰孤雲跨野鶴者無不如此至節烈之由刑于之化陵墓之雖死猶生藝文



之昭回雲漢凡此者若起諸君子九原而質之設  
身如有合焉則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  
哉如其不然則必對之而汗流浹背食之而不下  
咽也由是言之則斯誌也雖云隱惡揚善不幾與  
史之賞善而罰惡者並行而不悖也哉余待罪斯  
郡四年於茲適奉修誌之檄甚愧不敏遂協同王  
司馬王別駕搜採於趙坑秦火之後殘碑斷碣之  
餘遵舊誌所載者十之九間參以新載者十之一

少弗徵信者不敢載也然余嘗自巫峽瞿唐泝流  
而上遍觀形勝乃知蜀之形勝甲天下而夔之形  
勝又甲於蜀也矧今

皇圖無外天下一家漸被暨訖無遠弗屆祇緣前誌旣  
經備誌茲不必述亦不必盡述也惟推先後歷誌  
之意以愚見旁叅之因竊取隱惡揚善之義以質  
世之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者不知於義果  
有合否又請質之諸君子康熙二十五年春月夔



州府知府蠡吾吳美秀撰

夔州府舊誌序

今之郡縣即古之千八百國也郡縣之有誌即古列國之有史也然史之在列國止載一國之事其史爲私非若春秋之義公之天下萬世也若今之誌自縣達之郡自郡達之方伯自方伯達之

天子其間畫疆分域建置沿革山川阨塞戶口土田兵刑錢穀風俗人物節義文章宦績幽明遐邇蒼生

夔州府誌

卷之八

藝文序四

豐盈疾苦種種下土情形臚列簡冊雖

聖明稱朕九重而荒陬僻壤無不明見萬里者也猗與是後也厥爲重哉厥爲難且慎哉殆非良史之才弗克臻此余自本年仲春恭奉

簡命出守茲土閱五月始任厥事而適丁是役尚奉憲行嚴催余因詳審郡誌先是自奉

憲檄已閱歲餘修是誌者荼經數手而訂訛駁僞覈實裁虛其中應再加筆削者尚存十之五六然



郡經趙坑秦火之餘老成凋謝典冊燼灰欲求良史之才以襄厥成豈可得哉然

憲行嚴切余何敢以不敏為辭於是集十州縣所陳誌書與郡邑二三耆舊密加訂正如形勝詳其要害畧其荒隅事績寧過於刻好過於濫仕宦如丁謂輩之才必在所黜名宦如宋之王梅谿明之郭篤周諸君子其本郡守之師表後進者也至山川鍾靈世載其英名賢貞烈之旌炳先列皆實稱

其名不媿月旦者也至於戶口之數錢穀之報較古之三歲質成尚不及十之二三甚慨兵火之餘生在夔屬更罹其甚凡屬司牧者當夙夜撫心急為講求者也此又作誌者之本心人皆有之是書告成余輿言及此蓋亦竊體終本之意非敢為後也康熙二十五年秋月夔州府知府三韓許嗣

撰

奉節縣



賦類

灩澦堆賦

蘇軾

世以瞿唐峽口灩澦堆爲天下之至險兀覆舟者皆歸咎於此石以余觀之蓋有功於斯人者夫蜀江會百川而至於夔瀾漫漫浩汗橫放於大野而峽之大小曾不及其十一苟先無以齟齬於其間則江之遠來奔騰迅快盡銳於瞿唐之口則其嶮崢可畏當不啻於今耳因爲之賦以待好事者試觀

夔州府誌

卷之八

藝文賦

一

而思之

天下之至信者惟水而已江河之大四海之深而可以意揣唯其不自爲形而因物以賦形是故千變萬化而有必然之理掀騰勃怒萬夫不敢前兮宛然聽命唯聖人之所使予泊舟乎瞿唐之口而觀乎灩澦之崔嵬然後知其所以開峽而不去者固有以也蜀江遠來兮浩漫漫之平沙行千里而未嘗齟齬兮其意驕逞而不可摧忽峽口之逼窄



分納萬頃於一盃方其未知有峽也而戰乎灩澦  
之下喧騰震掉盡力以與石鬪勃乎若萬騎之西  
來忽孤城之當道鈎援臨衝畢至於其下今城堅  
而不可取矢盡劔折兮迺還循城而東去於是滔  
滔汨汨入峽安行而不敢怒嗟夫物固有以安而  
生變今亦有以用危而求安得吾說而推之今亦  
足以知物理之固然

灩澦堆賦

薛紱

蜀江滙而赴峽勢迫抑而騰掀當江之中有堆屹  
然爰停我橈徘徊覽觀有會余心乃知大禹所以  
浚川而不去此者匪特以殺水之怒而四瀆之長  
江存灩澦河存砥柱則聖人之意亦將有所寓焉  
夫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者物之  
物道者物之先先乎物者在人則存乎心者所以  
宰制乎萬物豈一物所得而肩彼堆斯江彼柱斯  
河在物之石而器之下也然洪水滔天不爲之礙



狂濤卷空不爲之動潦盡漲涸岌乎峭堅亘宇宙  
而長存閱陵谷之變遷而人之所以先乎物者乃  
誘於知乃逐於物利之趨如水斯下欲之熾如火  
斯燃曾莫得以止遏者反茲石之不若又安可不  
推其源縱而忘反茲固弗道制之無方逾蕩而偏  
禁而絕之者昧乎倫類空而妙之者荒無逕蹊嗚  
呼無廬而居無畔而田卒窮露而奚歸寧耕獲而  
有年曷不觀於茲堆乎彼惟居其所者屹而固也

然後可以障狂瀆之流川苟失其所而昧其居吾  
知此心之不傳其居伊何曰天理雖微而難明實  
天命之固然自視聽言動之間以及於君臣父子  
之懿物必有則理不可遷切而思之講而明之習  
而察之謝無根之潢潦挹有本之源泉眇乎其微  
深乎其淵物有萬變事有萬理察乎其微者卓然  
而不可易然後可以蔽乎天地而關乎聖賢必真  
知也而後其行也果必力行也而後其知也全蔽



恭朝夕奉而折旋茲孔孟之所以不倦不愠不怍者豈蹈白刃之勇者所可得而言嗚呼人心之微匪石而人欲之勝甚於水吾觀茲堆而有感於天則之嚴是以憂講學之急述之於篇

灑灑堆賦

郭 棐

瞻瞿唐之浩瀚吞百川於一軌肆漣漣而千里載滌洄於三峽儼茲石之孤起水滙之而淤漢杭流澌之橫放壯地氣之呼吸蓋鎮夔軸以長存峩砥

柱而中立者也原灑灑之鑄形吼滄波之尋丈旣挺躍而若馬亦躡峙而如象固自植之根蒂任狂流之蕩漾捍蜀川之門戶作荆襄之保障偉片石之爲功洵亘古而莫尚卽吾人以鍾靈乃振世之豪傑張浩氣於獨立植人紀於旣絕標格天之勳庸樹蓋世之功烈旣炳烺而磊落亦崢嶸而吸燄矧鍾茲之環特泉來遊之雋哲豈無障百川而東之與茲堆而並列者乎是故有如昭烈拯漢末運



氣吞燥瞞力驅吳獠百戰艱關三分控抱若堆斯  
堅子屹蒼昊有如諸葛濟時人龍托孤授政盡瘁  
鞠躬將星弗隕仲達必窮若堆斯植氣橫白虹有  
如雲長髯脩且揚明燭達且志嚴秋霜樊城之圍  
聲震荆揚若堆斯壯樹我天常有如翼德鐵面突  
兀長鏢風馳神駒電颺變起侍帳心明皎日若堆  
斯挺精爽不泆有如工部樹幟詩壇內篤忠懇外  
歷艱難一飯不忘千載所嘆若堆斯固大節孤攀

有如康節學究先天君夔有咏演易有傳心勤觀  
象淚墮聞鵠若堆斯嚴範茲東川有如梅谿攬權  
獻策忤彼巨奸因之外謫馬綱抗疏義泉遺澤若  
堆斯正爰立臣極繁昔賢之幹世運奚啻夫滄瀕  
之障頽波在地爲茲堆之岷嶽於人爲氣節之嵯  
峩豁古今之大觀詎坎流之殊科諒茲心之貞白  
又遑卹乎其他苟吾力之能殫胡可委世變於江  
河指前修以作則礪貞石而礪磨切予衷之仰止



望灑灑而高歌曰川水瀾漫兮夔石巖嶮波有  
堆兮士有急苟弗自立兮非瀆則裂吁嗟士兮視  
此石兮百挫而不折兮

後灑灑賦

陸 澹

昔蘇公子瞻賦灑灑蓋曰江會百川勢易驕逞不  
先之以齟齬盡其快銳爲害斯大嗟乎是誠有之  
夫當國家豐亨豫大之時必有風靡波蕩之俗使  
無正人法家出氣力以扞之則未流有不可救者

矣此公作賦之旨也嘉靖丁酉二月初予將出峽  
舟過瞿唐春水未生孤根欲露盤旋其下有感於  
心作後灑灑賦道叢冕之故國沿岷汶之長源睇  
灑灑之岫嶽繹先哲之名言測安危之倚伏乃始  
疑而今信然昔伯禹之導江兮命陽侯爲駘先挾  
六龍與二虬兮劈雷斧之神銛剗地脉而中分兮  
挺孤高之一拳障犇轟之東鷺兮回萬折於瀾翻  
時盈縮以浮沉兮擁百川而獨尊或如象兮如馬



舟人睨而不敢上下相逝者之汨汨兮固晝夜之  
不舍惟上帝之默佑兮恒轉運於良工下機緘於  
錯糾兮物有窮而必通猗宣父之感麟兮以伐樹  
又絕糧嗟鄒孟之仁義兮竟見沮於臧倉胡聖賢之  
迤邐兮夫豈茲堆之未汰汎遠而彌昌兮象下流  
而永賴抱遺經而先覺兮反治亂於否泰頌大化  
之茫茫兮俟萬世於須臾俯中流之一柱兮盍前  
鑒而蚤圖慨孔明之馳驅兮磊砢乎八陣傳訪草

堂於灤水兮弔江上之東坡予粲粲其白髮兮懼  
末路之蹉跎

詔義正祠賦

郭棐

夔之東爲白帝城其中巋然峙者爲義正祠以祀  
漢昭烈帝配以孔明關張紀德報功載在祀典予  
叨守夔視篆之三日拜謁祠下感往躅而嘆焉其  
詞曰倚帝中山之華徧兮痛金精之霧矇伏孤劍  
以躍起兮掃羣飛之井峰偉桃源之義聚兮思踵



躅於沛豐彼雲長與翼德兮均萬夫之雄鋒挺昂  
昂之嫖節兮豈錚錚之可同維帝能翕張之兮遂  
咸勵夫赤衷思經綸之茂闡兮有諸葛之人龍苟  
一出以亨皇路兮又奚惜三顧於隆中旣精神之  
孚契兮迺魚水之相從慨樊城之威震兮空灑恨  
於阿蒙悵當陽之追北兮竟返真於安宮揭肝膽  
以顧遺兮諒茲心之孤忠爰許帝以馳驅兮臣亦  
何愛於厥躬陳二表以率師兮誕三出於祁峯甘

巾幘之見辱兮知仲達之已窮胡天之不祚漢兮  
殞將星之瞳矐徒驚嘆於竒才兮竟墮淚於英雄  
嗟帝與三臣之傑特兮亦無捄乎漢運之攸終信  
天心之不易謀兮豈人力之能爲工繫白帝之嶠  
吼兮允靈氣之所鍾愧廟貌之赫奕兮儼棟宇之  
穹窿配三川以並永兮亘萬禩其來崇視曹瞞泉  
吳獠兮奚啻螺贏之與蟻螻嗟余承紫宸之庶命  
兮攬五馬之殊庸追鴻勳於漢上兮採盛媿於蜀



東偉經畫之如存兮邈玄漠之罕通敬陳詞以奠  
醑兮殫守土之虔蒸與精靈之來格兮尚愍念此  
邦之疲瘵旌旗影兮蕭蕭鍾鼓聲兮逢逢神之往  
來兮猺蒼躡兮駕青虹醑酒滌兮維馨牲牲潔兮維  
豐神之降鑒兮惠時雨兮場和風

八陣圖賦

劉望之

余與客登夔子城望八陣圖感忠武侯之行事恨  
世議者之弗獲於斯也作賦以悲之其詞曰雷孤

臺之巋然臨千步之沙場石離離其班班紛栖鴈  
之未翔山暝黑而更惡水雖波而不揚澹徙倚其  
不去含鬱紆之內傷是何以使之然哉客或告之  
在漢之亡有人超然卧鄧南陽甚似阿衡樂未渠  
央感大耳之至意姑勉而徂征又佖子房初未有  
意隆準之老也及其既作亦不能已手胼足胝夙  
夜赤子忽一龍與一蛇蓋亦未可以優劣計大兵  
初來雷電下空璋孱小兒孰嬰我鋒駐師江郊坐



何必東蒐我卒乘取彼凶殘我不往取高帝在天  
衆謂卯金之不可相而况夫子之賢也運去道窮  
嘔血繼之非公實愚愚者不知自古聖賢亦行其  
義道之不濟已知之矣和夫子之所立固已無窮  
而不背彼丕操父子烏雀犬豕之竊食雖甚饜而  
不免其驚疑惑世俗之隘陋徒顧瞻而涕泣請舉  
酒以酌公混一笑於江麋

八陣圖賦

楊維禎

遐哉邈乎蠶叢故墟劔閣崢嶸兮石棧縈紆車不  
得而運兮馬不得以馳非王業之所基兮徒抗險  
乎中都帝中山之苗裔兮迺猶厄此斗隅黃星射  
乎宋野兮強獬狝乎江之東偉伏龍之感激兮起  
左顧乎隆中允識時之俊傑兮吞餘子於一空圖  
八陣以用武兮必先天而獨得六十四之成筭兮  
本馬圖之全畫三十二之岐兮妙陰陽之互宅  
天地衝軸兮風雲盤辟龍飛鳥逝兮蛇蟠虎翼



之無踪兮運之無方進退不愆兮出沒靡常不失  
於正正兮恠不越於堂堂伏至動於至靜兮寓能  
柔於能剛喻以常山之蛇勢兮曾未測其望洋巴  
之水兮砢崖折壁峽之濤兮風霆霹礚彼箕張而  
翼布兮曾不轉其礪石非神物之陰衛兮孰萬夫  
之捍力想貔貅之對壘兮指白羽之一麾運縱擒  
於掌握兮筭不出於八竒賊之望而走兮甘巾綢  
之受雌按涓濱之所屯兮實鼎國之王師自風后

之有圖兮肆獯蚩之赫伐建尚父之六弼兮佐牧  
野之黃鉞孫吳爲之剽掠兮徒生靈之肉血鄙敗  
事於腐儒兮彼譙生其何法茲八陣之猶覺兮軼  
軒皇與天老曰流馬與木牛兮又神機之所造歟  
中營之告變兮哀夫人之奪蚤訖黃芷以當天兮  
掩炎精之皜皜嗚呼西望岷峩兮南泊錦江山川  
相繆兮地老天荒歌梁父兮醜吾觴招謫仙兮呼  
子長訪魚復之砂磧兮吊新都之戰場雖武無用



於今之時今亦以發吾文之氣剛

八陣圖賦

楊崇

粵自瞿唐天險巫峽神工一水中斷兩岸凌空夔  
門鎖鑰全蜀咽喉古王公之設險僅一夫而可容  
當其吳魏僭號西蜀專征南陽一起定策三分羨  
君臣之魚水勞騁畫於江濱運神機以列陣聚頑  
石而成兵象其陰陽配乎五行中按八卦外列八  
門銳直交變方圓互更虛實聯絡竒正相生走九

曲於沙岸散五花於水濱留千載之妙用垂百世  
之經綸時而錦江日暖玉壘雪消全川奔峽萬派  
爭潮排空振浪拍岸飛濤圖勢之嵯峩兮陣陣翻  
卷水聲之澎湃兮層層怒號蛟龍之出沒兮驚壁  
壘而戰鬥鷗鷺之翔集兮疑部伍以飄搖同河伯  
之宮兮參差數頃擬馮夷之窟兮照徹重霄黃牛  
峽湧白馬灘高望陣圖而不見徒指點於東郊至  
若木脫江冷水落石出舊磧競浮平沙漫暴蛇島



盤旋魚龍潛伏風蕭蕭兮慘澹日高高兮浴旭望  
赤甲之崢嶸兮似霞瞻白鹽之聳峙兮如玉斯時  
也則有舟人漁子賈客湖商碧渚收纜芳洲停檣  
見夫亂石纍纍一圖茫茫或大或小或圓或方堆  
堆壁立叠叠峰行聚若蟻附散若星光總莫測其  
橫縱孰能度其短長豈大士之聚石而說法亦漁  
翁之設罟以鋪網更有繡腕名賢賦心才士載酒  
徵詩揮毫覓句感漢業之成敗吊蜀都之興廢憶

籌畫於當年嘆忠貞之盡瘁何殊懷秦劍於西河  
允矣遡周城於洛水俄而灑瀨暗魚復昏江鼉吼  
風姨鳴陣沙飛捲隊石玕鏗淒淒冷冷漠漠漠漠  
既雷轟兮電掣復猿嘯兮虎蹲偏伍彌縫兮羅天  
網地笳鼓幽隱兮泣鬼驚神彷彿常山兮旋轉想  
像魚鹿兮繽紛較牟彌之圖兮形勢更勝比棋盤  
之陣兮變化愈靈嗟乎當圖之設也君臣一德士  
卒同心高牙大纛羽扇綸巾冠蓋擁衛兮清風



浦劔戟森列兮遍乎東津  
舳艫蔽江兮鱗次車騎  
環野兮雲屯連吳藉力兮  
氣吞荆楚拒曹除逆兮  
威控西秦無何白帝受命  
兮專託幼主永安崩位  
兮任責老臣祁山六出兮  
慮漢賊之兩立星隕五  
丈兮憾王業之難成雖偏  
安於蜀都兮不負三顧  
知遇寄遺踪於江湄兮常  
留萬古忠魂

巫山賦

蘇轍

過瞿唐之長江兮蔚巫山之嵯峩  
雲孤興其勃勃

兮北風慨其揚波山嶽峩而直上兮越至神女之所  
家峯連屬以十二兮其九可見而二不知蹊遂  
蕪滅而不可陟兮玄猿黃鵠四顧而鳴悲覽松栢  
之青青兮紛其若江上之菰蒲維其大之不可知  
兮有接雲之脩柯曼草蒙茸以翳兮飛泉潔清而  
無沙亭亭孤峯其下藂木交錯而不明兮若有美人  
慘然而長嗟斂手危立以右顧兮舒目遠望慨  
然而有所懷儼峩峩其有禮兮盛服寂寞而無譁



萬仞之絕險兮獨立千載而處衣冠而嬉皆二公  
之所翳若李侯之事固所莫得而繼彼仲翁之教  
亦何憚而弗為嗚呼以禹之功至大至神括六合  
以橫被疇有存而勿論胡茲為害獨不得聞無乃  
立所不泊兮抑亦遺其功於後人而今而後乃知民  
未得所欲事或有不利先哲所未暇除去聖人所  
未及裁制苟有志於生民皆吾人之所事若曰茲  
事體大必聖人而後為則小子也不敢與知

便民池賦

以瀾迴千家潤源  
遠萬戶滋為韻

劉高培

自大天光含曉月影淨瀾珠絡玉葩露滴金盤凝  
元精於太 瀑白練於瓊灘始涓涓而漸被亦浩  
浩而激湍湧雪浪而噴 獅吼引虹旌而繞龍蟠爾  
乃南浦北山西折東隈蒙泉吞吐坎液滌迴氣奄  
甘霖之沛澤寢旱魃之災在上游於天塹瀉橫碧  
於地陔落花滿溪香襲瀛溝之磴飛雲隔岸彩映  
池之苔靈鍾點潮滴滴流崆峒之雅韻石鼓



曲曲譜洙泗之育才又且沁沁一勺汨汨盈千拋  
珠隱蛟龍之穴擲鎖穩鰲鯨之天泛濫日出何洩  
尾閭之窠往續無窮終歸星宿之泉維時吾宗墨  
韻製錦萬川期年爰度形而鳩石規卽鑿地而爲  
池澶清泚淋徑甘滴溥慈惠於鱗巷滂流趨海巨  
浸弭祝融於蜂屨顏曰便民令允稱仙培自今春  
甫卸輕艇巡視城堞經臨萬家情傾週相池真堪  
嘉惜瓊流其別注乃王甃竟碣斜前芳躅其曷舉

後靈泉寧有甃載卜吉日搜石層窪濟流則朝宗  
無壅夾砌則映澄有花由是淵渟獻祥泉躍効噴  
潔洵可食冽井用汲於王明閭閻同霑喧市並登  
於河潤傾玉瓊於月島爭艷流杯撫湘琴於水簾  
配聲浮印蔚煌煌其昆明之派漾耿耿其瀚海之  
源萬觔千層倒吸銀漢十里九折平披合垣清剛  
則紐乎地軸波濤則映乎天門共深涵濡孰謝殷  
頻寧瞻望而徘徊抑努力而繼絕漚溜溜其自適



碧潏潏其及遠旣紆迴而暢達復綿亘而委婉餘  
愛日永棠甘奚諼沐膏澤者如一咏思樂者其萬  
遡文翁於前規知嘉惠乎舊館景隆儀於岩邊步  
芳跡乎澤泮冷香泉以和露杓倬章而赧翰泊乎  
和暢春風諧調秋雨倚樓玩波羣欣樂土提甕波  
漿咸歌曷怙飲瓊液而果腹者連肆挹玉露而咏  
勤者比戶鼓舞兮蘭漿出璧岫迴翔兮錦標掣鳳  
池引滿岷川之秀控挹瞿唐之瀾夜照玉壘而流  
以無疆擴新膏而日滋休哉游泳允矣連猗

夔州府謝上表

代栢貞  
節作

杜甫

臣伏奉制授臣官祇拜休命內顧隕越策駑馬之  
力冒累踐之寵自數勲力萬無一稱再三悚惕流  
汗自踵臣某誠戰誠懼頓首頓首伏惟陛下以君  
父任使之義掩臣子不逮之能就其小效復分深



憂察臣劔南區區恐失臣節如彼加臣頻煩階級  
鎮守要衝如此勉勵疲鈍伏揚陛下之聖恩愛惜  
陛下之百姓先之以簡易間之以樂業均之以賦  
斂終之以敦勸然後畢禁將士之暴弘治主客之  
宜示以刑典難犯之科寬以困窮計無所出哀今  
之人庶古之道內救學獨外攘師寇上報君父曲  
盡庸拙之分下循臣子勤補失墜之日灰粉骸骨  
以備守官伏惟恩慈胡忍容易愚臣之願也明主  
之望也限以所領未遑謁對無任兢灼之極謹遣  
官奉表陳謝以聞

夔州論利害第一表

劉禹錫

臣伏惟元和十二年四月十八日勅諸州刺史如  
有利害可言者不限時節任自上表聞奏者伏見  
貞觀中詔許羣臣各上書言利便馬周時布衣遂  
因中郎將常何獻策二十餘事太宗深奇之盡行  
其言擢周爲御史至龍朔中璧州刺史鄧弘慶進



乎索看精四字堪爲酒令高宗嘉之亦行其言遷  
弘慶爲明州刺史則知苟有見雖布衣之賤遠守  
之微亦可施用况臣早受國恩德宗朝忝爲御史  
逮今歷事四朝類領藩牧當陛下至明之時是微  
臣竭節之日伏以守在遐郡不敢廣有所陳謹准  
勅上利害及當州公務各別具狀以聞伏乞聖慈  
俯賜昭宣

夔州論馬綱狀

王十朋

准樞密院劄子樞密院奏知夔州張震申所有四  
川宣撫司措置川蜀馬綱改移水路事件委有未  
便去處申乞詳酌施行奉聖旨除打造舟船外其  
餘事件並令吳璘管辦其舟船令王十朋疾速應  
副臣契勘馬綱利害前知夔州張震及諸司論列  
已詳其中利害之大莫過於財與力二者皆出於  
民臣自入境以來切見夔峽之間土狹民貧面皆  
菜色衣不蔽體非江淞荆湖諸路之比爲監司守



令者倘能皆勞心撫字無一毫之擾猶恐不能活  
之况今馬綱之害極重財力必當大困臣濫居牧  
民之任不敢不以實聞今來茶馬司及宣撫司買  
馬每歲計一萬八百餘匹約計二百一十六綱本  
州若循環起發合用船三十餘隻每隻打造約費  
八百餘千馬船易壞勢須一年一易計一歲之費  
爲錢二萬六千緡自夔至歸水路二百四十里每  
綱稍工水手約九十八人較一歲之終爲工一萬八

千人每人日食雇錢約五百文上下水約一十五  
日通一歲計之當費錢十一萬貫草料批券亦不  
下二萬餘緡較一歲之間費於馬綱者蓋十五六  
萬貫矣本州三縣所管稍工水手不滿四五百人  
若循環不替所少猶半必當役農民而爲之而夔  
之民力旣困如此若又從而役之必有流離轉徙  
之患本州每年財賦之入不滿二十萬合起上供  
折估經總制及官兵請給皆在其內今馬綱之費



俸於所入之賦雖曰令吳璘管辦豈能賞所費十之一二財非天降地出必又取之於民而夔之民貧如此財何自而得耶以一州推之則一路與諸路之困又可知矣况水路正行瞿唐灩澦之險又有惡灘二十餘節水勢湍急瀆漩頗多馬性善驚聞灘聲洶湧必致跳躍不可控馭撼動舟船必有覆溺之患臣昨在饒州親見馬綱經過涉咫尺之渡中遇風十死八九况千里之至險耶若舍舟用

陸則自夔至峽皆重崗複嶺上倚絕壁下臨斷崖行人攀緣鼓慄汗下遇雨泥滑尤不可行非特有害於人兼亦非馬之利若欲削平險阻便馬之行非惟重困民力又恐有害控扼之險非所以保護全省也臣所論利害皆是目見苟坐視一路生靈之困不以奏聞則上孤陛下任使之意將負不思之罪矣伏乞聖慈特降府旨令馬綱復行舊路以安遠人不勝大幸



再論馬綱狀

臣伏蒙聖恩頒賜御札謂軍機之務馬政爲先臣  
仰見陛下居安慮危不忘武事脩車馬而備器械  
蓋欲如周宣復古之時又謂犂駕之役並用廂禁軍  
貼以吳璘正兵皆不科擾於民臣又仰見陛下仁  
心愛民如武王之不忘遠也又謂回船泝流頗費  
程限須多作番次免致稽滯又令臣率以先共圖  
成效又足以見陛下雖居九重之深洞見四方萬

里之遠而閭閻疾苦無不備知不以臣爲愚不肖  
不足以備使令戒勅丁寧俾輸犬馬之效况臣誤  
蒙恩擢居帥閫固當身先卒伍不憚勤勞然臣螻  
蟻之誠不敢隱默馬綱改行水路爲巴蜀之病臣  
前已具奏及監司帥臣皆已力言之不敢再瀆天  
聽若夫犂駕之役易民以兵則道路皆知陛下之  
仁心以臣愚見參以輿論則亦有未便者蜀江號  
天下之至險與其他水路大不相侔瞿唐灩澦及



諸惡灘密如竹節巴峽之民生長於水者以舟楫  
爲家稍瀆撇漩欹柁側施於波濤洄湧之間習知  
水道之曲折操舟如神猶不免時有覆溺之患彼  
卒伍輩自少長黥涅坐食軍門與水性素不相諳  
一旦彊以牽挽必至觸石破碎人馬俱斃無疑矣  
又二峽東江斷崖絕壁挽舟者無所實足攀緣而  
過如猿猱然兵卒豈能爲之况宣撫正兵皆西人  
尤不善操舟雖貼無益馬綱之來急如星火州縣

旣無可以率駕之卒官吏以獲罪爲懼其枕工水  
手必不免役民以充之雖聖旨不欲科擾於民其  
勢不得不至於科擾又夔峽爲四川門戶長江上  
游正賴此曹守御控扼以壯天險之勢然土狹人  
稀廂禁軍類多缺額諸州每以招填不足爲憂重  
以出戍於夷陵防秋於諸處者非一所存無幾若  
又役以捧駕疲於往來以無幾之卒伍應無窮之  
馬綱非惟耗費錢糧妨廢教閱正恐州郡空虛因



致意外之患非細故也况茶馬司歲發馬一百六十綱而宣撫司不與焉除自五月至八月江流泛溢瞿唐不可上下舟航當戒謂之住夏一歲之間可發歲額之馬者凡八月每月計三十綱每綱用三船每船用才五人十綱爲一番則用四百五十人上下二番則倍之爲二番更替則又倍之臣所論者一州乃馬綱已經過而目親觀者爾馬綱過夔州一路者凡六州通而計之則每番計二千七

百人上下番計五千四百人三番更替計八千一百人若更欲多作番次非惟兵不足用而舟艦亦無臣所治者夔州也夔爲帥府係屯兵之地而數猶不足其他如涪忠萬等州廂禁軍多者不過四五百人少者二三百人歸州所管止百餘人其間又有剩員半分癯老疾病者居其半若盡駟而爲稍工水手爲一番且猶不足况欲多作番次耶臣愚以爲不若且行舊路舍危就安或以山險馬瘠



爲慮且於鄂渚漢陽諸處置監以休息之壯者發  
至行在病者留以牧養水草旣便馬必蕃育亦可  
以爲江淮荆襄警急之備固亦無害其爲馬政之  
脩也臣非不欲率先奉行以荅知遇實以馬綱行  
水利少害多他日或致生事上貽陛下西顧之憂  
則臣誤國欺君之罪不容誅矣况此事于數路所  
係非輕伏望聖慈出臣此奏令兩府大臣議之參  
酌施行不勝大幸

夔州刺史廳壁記

劉禹錫

夔在春秋爲子國楚并爲楚九縣之一秦爲魚復  
漢爲固陵蜀爲巴東梁爲信州初城於瀼西後周  
大總管龍門王公述登白帝曰此奇勢可居遂移  
府於今治所是歲建德五年隋初楊素以越公領  
總管又張大之唐興武德二年詔書其以信州爲  
夔州七年增名都督府督黔巫二十九郡開元中  
猶領七州天寶初罷州置郡號雲安至德二年合



嗣道王鍊爲太守賜之旌節統峽中五郡軍事乾  
元初復爲州偃節於有司第以防禦使爲稱尋罷  
以支郡隸江陵按版圖方輪不足當通邑而今秩  
與上郡齒特以帶蠻彝故也故相國安陽公乾曜  
嘗叅軍事脩圖經言風俗甚備今以郡國更名之  
所以然著於壁云凡名書必以國事建必以年謹  
始也長慶二年五月一日刺史中山劉禹錫記

夔州都督府記

李胎孫

峽中之郡夔爲大當春秋爲楚之國在秦曰魚復  
在漢稱固陵在蜀號巴東皆郡也梁爲信州逮我  
武德復夔之號亦州始都督黔巫上下之地十九  
城是後或總七城或爲雲安郡或統峽中五郡尋  
復爲夔州都督之號或加或去今稱夔州都督府  
州初在瀼西之坪上宇文氏建德中王述徙白帝  
城今衙是也東南斗上二百七十步得白帝廟白  
帝公孫述自名也後人因其廟時享焉夔字歸



煥如神功怪樹峰筭踈羅後前嶺山險濤望者驚  
胎又有越公堂在廟南而少西隋越公素所爲也  
竒構隆敞內無撐柱曼視中脊邈不可度五逾甲  
子無土木之隙靜而思之以見其人之俊傑也直南  
城一里得巨石爲灑灑地載之險此其淵壑獨峰  
兀頂萬仞峭拔高濤坳泐嶽躍坑轉樟龍護堆滂  
泳滸浪窮年追緷不究其次瞿唐暗導勢列根屬  
水魅施怪陰來潛往城之左五里得鹽泉十四居

民得而利焉又西而稍南二四里得八陣圖在沙  
州之孺此諸葛所以示人於行兵者也分其列陣  
隱在石壘春而潦大則沒秋而波減則露造化之  
力不能推移所以見作者之能瞿唐驛西有蜀先  
主宮襄西有諸葛武侯廟皆古顯勝城東北約二  
百步有孔子廟赤甲山之半廟本源乾曜解常爲  
郡參軍著圖經焉其後爲宰相今其地又爲孔子  
廟傳者稱爲盛事矣東水行一百七里得縣曰巫



山神女之廟楚王之祠高唐陽臺之觀朝雲暮雨  
之府形勝在焉西水行二百里得縣曰雲安商賈  
之種魚鹽之利蜀都之奇貨南國之金錫而雜聚  
焉其人豪其俗信鬼神其稅易征郎知其民不偷  
長吏得其道者蒞之猶反掌云會昌五年十一月  
十三日建

綏建有夏皇祖廟記

張瑜

至神長存大功必報廟而祀祀而歆巨千萬載顯

夔州府志

卷之八

記二十八

顯注人心日是崇是敬是興是奉斯不有主張綱  
維之者耶開闢之初三靈未奠五行以汨時則洪  
水橫流懷襄滔天民用昏墊弗協厥居惟大禹以  
神智承命俾乂克底平成之功迹其乘四載別九  
州刊木濟川導江及漢櫛風沐雨手胼足胝八年  
于外而後澤者道陵者藝人得平土以居六府孔  
脩三事允治餘風遺澤至於今賴之則所以報之  
宜何如也往事劉定公館於雒汭猶思禹之功德



且有微禹吾其魚乎之歎矧茲夔門當西蜀川流  
之聚合數百源而委之沆漭汜濫又甚他所而巴  
岡巫嶠崔嵬盤錯壁立骨峙綿亘峻極因塞其衝  
奔瀆洶湧之勢莫可比擬已而瞿唐瓜分滌瀨孤  
蹲千崖萬磴兩兩却立黃流巨浸帖帖東下環數  
千里之地既宅既旅既蠶既粒孰知疏鑿功用之  
至於斯耶有唐杜少陵詩以史名寓夔日一吟詠  
不忘其本若曰禹功翊造化曰禹功饒斷石曰江流

思夏后之類言意諄復殆不可以悉數是感慨景  
仰之情發爲聲音有不能以自已後之心志於時者  
至此詎得無所懷哉歲己酉玠被命將漕夔門居  
無何復攝郡事率職之外於脩廢興闕竊有意而  
未遑也未幾前制帥趙公以書來言夏后平水之  
功與天地並今江淮河漢間咸知奉祀夔門疏鑿  
之力尤艱大而廟貌獨無何以示報本之意蓋遠  
圖之僕因考前代有少遺烈在茲土者率有祠奉



顧後之丕績，冒六合而導江，至斯功尤顯。茂乃獨無享祭之地，誠大闕典。於是始爲創建，謀乃於江澚之白帝城，得隙地十畝，高明虛曠，控瞿唐而臨灩澦，厥土燥壤，厥勢向陽。議以築曰：宜哉！則命計工役，事材用既集，未及作而令帥帳單公實來交郡章，乃相與言是事，且以營造囑之。尋以下龜未食，更歲始得出幣，僦工衆，役皆作，凡爲殿爲門，及廊廡之屬，合百楹，乃塗乃墍，乃設貌像，器用從給。不陋不華，俾爾邦人與夫來者，有以爲瞻，依享祠之所，而其明明之德，猶足以令江神而濟舟楫也。昔人論廟祀以爲德厚者，流光是故，有萬世之功，斯享萬世之祀。乃今廟貌之設，夫豈荒忽迂誕而莫可質信哉！繼自今，薦而馨香，實而恭敬，肩袂相屬於廟庭者，雖至於無窮，可也。

夔州重葺三峽堂記

宋 肇

天下之險莫險於峽，江之險莫甚於瞿唐。蓋



兩川回薄崎嶇萬里綿跨西南諸巖繚遶莽荆越  
嵒夜郎烏蠻之水大小并吞南北向背始則就下  
爲汗流濕成浸漸至於滎迂回折透迤澎湃其終  
也瀾漫浩瀚掀騰洶湧咸歸於江之峽口者實水  
之會大萬山對立萬頃一注故致此而艱難齟齬  
頃危險測也余以元祐八年五月持節本道同使  
張塾家父一日相與訪峽中古跡而得舊鎖江亭  
於故城之南隅其巋然獨存者但頽垣廢址而已

因語夔守趙平遠平父旣廣昔構而又易新名其  
曰三峽堂者西峽巫峽歸峽是也茲堂爲巴東上  
游盡占江之勝然而一有登臨觀覽則景色雲物  
逡巡而異是皆人情參差不齊故使悲歡憂樂所  
得未嘗同也請試言其所以方其倚檻憑欄四顧  
遠眺長江急雨飄風怒號奔走轉石萬壑雷動驚  
湍駭浪喧騰震掉蛟鯢蜿蜒神怪叱咤若馬陵伏  
弩之射麗涓澁水決壅之擊龍沮此西游不得意



之客方且隕心喪魄失筋停杯愕然而嘆也洎至  
瞬息之間一俯一仰雲烟變滅山川發露草化絨  
濃炳若繪畫松石竒怪旁出雜見巫峯高唐相像  
髣髴襄王恍然而若遇宋玉斐然而成賦此西州  
行樂之士尚猶極目縱觀促席暢飲歡然而笑也  
迨其灑瀨春深魚復漲綠風雨晦冥龍吟其下白  
鹽赤甲東屯西瀼斷崖奔峭沒流逆浪遠近因依  
左右映帶則坐中能詩之流莫不擁鼻拄頰聳肩

側身浩然而歌也又有沙岸石磧名灘古渡白帝  
武侯之遺跡永安八陣之故處荒烟野草廢宮舊  
戍遠樹平蕪孤村別浦牧童漁父棹歌牛唱深林  
巨谷重巖複嶺懸猿舞鶴飛鳴坐嘯則席上多感  
之子有至搔首撫膺掩袂沾裳泫然而泣也客有  
誚余曰子作二峽堂記而有笑歌嘆泣之說子胡  
不忘是四者而付之一醉彼醉者劉伶阮籍之徒  
皆所以全其真而名後世者也子獨求異於數子



乎余曰有是哉余幸不從監河侯貸粟則吾將以  
大江爲飲凡雨雪之朝風月之夕所謂登臨觀覽  
行且無時而不往也亦不復問其憂樂悲歡之所  
來一寓諸酒矣尚庶幾有以自託於酩酊而側跡  
二人之列也可矣客曰唯唯元祐九年三月二十  
九日朝奉郎克夔州路轉運判官上騎都尉賜緋  
魚袋宋肇記

八陣圖記

劉昉

魚復陣積躬自武侯江流莫移若有神護雖經毀  
改幾失其真稽之圖經訪諸故老而遺跡隱然尚  
可見也顧將湮沒余心是悼亟令軍士哀石增累  
復還其舊方圓曲直縱橫廣狹之不敢少加損焉  
尚慮他時復羅前厄刊圖於右用示後人界垣之  
內縮而計之以丈爲分其外圖山川城廓之勢勢面  
不計以度且命作武侯祠於城上以俯臨之夔人  
歲以人日傾城徙市縱遊八陣之間謂之踏碛是



役告成適當是日賓僚咸集酌酒陳詩以落之昔  
侯嘗擒孟獲觀營陣心不服曰若祇如是固易勝  
耳迨至七擒七縱然後以爲天威及司馬仲達觀  
其軍壘則嘆服曰天下奇才也桓温過此雖能知  
其爲常山之蛇勢蓋未究其妙然能知與否在孔  
明初何損益余非能知之者姑脩故壘以俟來哲  
云紹興戊辰正月丙寅潮陽劉昉書

夔州大晟樂記

張震

宋興百餘載文物具舉唯樂律之議紛然歷數大  
儒莫能定卒至大晟而百家盡廢於是鑄金尚方  
採石泗濱以班諸天下學校異時諸生類以時肄  
習春秋釋奠合堂上下之樂翕然雜奏以饗先聖  
先師盛矣自中原遭變城邑爲虛雖東南郡縣還  
定安集之餘而禮樂器用無一存者蜀獨以不被  
兵僅獲全而數十年間吏唯簿書獄訟公食之爲  
故謂儒者事特無此言省甚者竊取資几案虞玩之



用此其於幸中又得不幸者也始夔有賜樂視諸  
故府十闕五六雲安舊爲軍亦有賜取而合之不  
足則又搜取於它州鐘磬正聲中聲凡五十有六  
按圖爲篋篋實諸學宮每歲祀陳於庭雖備而不  
作尚庶幾存其意此夫子不忍去告朔羊之志也  
嗟夫古之禮樂不可復見矣使噐無廢壞猶有考  
焉而併與是去之獨何心哉助予爲是舉者通判  
鮮於侃晉伯教授宋明孫晞亮隆興甲申十月甲

子廣漢張震記

忠武侯祠記

張震

漢昭烈以區區一隅當天卜三分之二特有忠武  
侯而已自操敗赤壁昭烈始收江南以侯督陸零  
桂陽長沙三郡及昭烈入蜀侯鎮荊州率張飛趙  
雲沂江而上與昭烈會以成平蜀之功其後永安  
受遺歲在往返則瞿唐控扼經營之地侯豈特有  
意於此哉今八陣故基不溺於波流而卧龍屯營



乃不復見按晉永平中卧龍始以山名府夔州治  
白帝侯廟在西郊杜少陵所謂卧龍無首對江濱  
者也不知自何時併爲寺寺故有祠又不知自何  
時已失之矣侯平生所眷眷者神物且知護之顧  
人獨不然予是以有感焉蓋天下之才不乏其卓  
然特立於功名之會固有之矣至責以大人之事  
則凜然如恐不及惟所志狹所施陋也三國鼎立  
爭天下漢號最弱昭烈戰每不勝而四海之義皆

歸之吳孫氏以江東伯人材視漢魏爲多其取江  
陵破虢亭功最俊倖然知摧其與而忘用之敵謀  
蜀則巧謀魏何拙也關羽在荊州攻曹仁於樊操  
議徙都避之此何與吳事而權寧屈於魏請取羽  
自效乎彼其志不在天下明矣昭烈以羽故用師  
於吳兵敗身困摧沮以死蜀之君臣父子仇吳當  
益甚而若直置不問此豈忍然真志與若哉顧所  
讐者大魏窺神器而竊取之其罪與吳孰重使蜀



日夜唯吳是圖則魏偷得自安或者持刺虎之術  
乘吳後是代魏受禍也嗚呼侯經營天下之畧其  
規摹意度與吳相絕如此耶世徒知周瑜呂蒙陸  
遜破三大敵功在當世鮮儼而侯不過拒司馬懿  
渭上而止其烈若少貶焉然百世而下望其品以  
爲三代人物者唯侯實當之數君子蓋不與也此  
所謂大人之事豈勉強用力所能致乎二國距今  
向千載其事之成敗得失人能類言之而吳人於

數君後未始有奉嘗者侯於蜀乃特厚蓋自當時  
固有巷祭野祀者矣朝議以禮不聽卒不能禁乃  
聽立廟沔陽其傳至今夔州豈獨忘之侯故第在  
成都像設甚偉望之儼然猶可想見風烈子始命  
卧龍寺僧慧璉爲侯創祠且繪其像以慰國人之  
思而紀其大畧使復有文仲子者觀之當以予言  
爲然隆興甲申日南至右承議郎充敷文閣待制  
知夔州軍州提舉學事兼管內勸農事克夔州路



兵馬都鈐轄兼本路安撫司事賜紫金魚袋張震  
記

移建武侯祠記

王十朋

武侯故祠在州之南門外城而西三十六步無斷  
碑遺刻以考其歲月之始見於圖經者畧焉在隋  
唐時滑白帝史於少陵詩曰西郊諸葛廟者其地  
於茲乎十朋蒞任之初謁焉徘徊四顧敬想風烈  
歎廟貌之弗稱它事未皇也首葺而新之且書其

事於石矣然地卑巷隘混以民居汗渠糞壤溷事  
其間臭朽之所蒸蝸蟻之所家非所以妥靈而崇  
祀也門之東去祠一百八十五步城有臺下臨八  
陣圖登臺而望則常山之蛇四頭八尾之勢宛其  
在目北置郡倉倉故永安宮也據爽塏狀如屏宮  
之北有水曰清瀼瀼出乎兩山之間東入於江變  
東過澗瀕入於峽峽口有山卓然立乎羣峰之鈔  
若白鹽也可謂江山之勝矣侯昔經營天下於平



沙之上輸忠盡誠受遺立孤於是宮之中流洶而  
石如故宮闕廢而地猶存陵谷雖變而精神不忘  
宜於兩者之間祠之亦侯之志也遂與同僚謀而  
遷焉地初爲節度推官宅徙於它所因其址築而  
高之用其材斲而新之爲堂五楹廡萬椽南門於  
臺又門於西通往來之道像仍其舊新厥丹青冕  
服用侯又塑閔張像翼於左右以諸作者詩文次  
之乾道三年四月壬午告成詩以祀之詞曰白鹽

峙天兮灑灑屹江風雲慘淡兮翱翔卧龍龍千秋  
兮何之新廟貌兮江之湄前八陣兮後故宮龍兮  
龍兮神其中望昭烈兮隔清瀼遺廟存兮交精神  
於恍惚駕虛兮雲爲馭臣東朝兮主西顧魚得飛  
而相忘兮事無今古儼閔張於左右兮一龍一虎  
祠有新故兮侯無輕重舍其故而新是卜兮邦人  
之情詞合於圖兮自今始祀事不絕兮有如此水



益與夔皆祠諸葛丞相並見於杜少陵詩錦官城外柏森森者益也卧龍無首對江濱者夔也夔故永安縣據三峽上流水有瞿唐灘瀨山有赤甲白鹽形勝顯天下丞相昔與先主屯兵講武控扼吳魏經營中原之所有八陣圖永安宮卧龍遺蹟在焉祀而廟食宜矣然祠在州之南隅地非爽塏巷無喬木堂廡庳陋丹青黝剝祀事弗嚴無異蟲蛇穿畫壁時僅免無首而已吁可歎也前宰紫微舍

人張公震常立新祠於卧龍命緇徒奉之而城中之祠未暇脩豈畱以有待耶乾道改元某被命自番禺易夔時方丐祠力甚俄一夕夢觀八陣豈丞相精誠默有以告之耶十一月至郡首謁祠下誅之以文曰丞相忠武蜀之伊呂高卧南陽悲咏梁甫草廬之中三顧先主將漢是興非劉曷與君臣魚水蛟龍雲雨才十曹丕志小寰宇假令毋死師一再舉吳魏可吞禮樂可許寧使英雄隨淚今古將



畧非長庸史之語因命工葺之廟貌一新闢路植  
木榜其坊曰卧龍明年二月辛卯告成帥同僚祀  
之嗚呼公之生也能使其君委國託孤而不疑其  
歿也能使洶湧江流不轉千載之石然遺像缺落  
未嘗一出禍福以警動之益足以見其聰明正直  
不顯其靈於土木偶以求人之敬畏殆非柳之羅  
池比也今夔之二祠相繼鼎新郡人四時香火牲  
牢酒醴之奉有加而不怠盛德百世之祀益章可

夔州府志

卷之八

記四十一

以一洗江濱異代之恥無愧乎錦城矣於是乎書  
七月二十七日永嘉王十朋記

東屯少陵故居記

于 貞

唐大曆中少陵先生自成都來夔門蓋東下三峽  
道荆襄以向洛陽漸圖北歸始至暫寓白帝既而  
復遷瀼西最後徙居東屯質之於詩皆可考峽中  
多高山峻谷地少平曠獨東屯距白帝五里而近  
稻田水畦延袤百頃前帶清溪後枕崇岡樹林葱



藹氣象深秀稱高人逸士之居少陵於是卜築焉  
厭囂塵而樂幽勝蓋詩人所以爲吟詠風月之地  
夔州之詩多至四百餘篇計當一草木盡入詩句  
中矣少陵旣出峽其地三易主近世始屬李氏少  
陵手書之券猶在至于襄頤好事講求故蹟復置  
高齋用涪翁名少陵詩意創大雅堂臨溪又建草  
堂繪其像歷歲滋久屋且頽圯弗治券亦爲有力  
者取去而前賢舊隱幾爲荆榛之墟慶元二年春

連帥聞中毋邱公潛使蘇臺錢公暇日聯轡訪古  
歎高風之旣遠而故居之弗葺無以致思賢尚德  
之意因李氏子欲拆若毋邱公捐金市之而歸諸  
官爲田一十一畝有奇繚以短垣樹以嘉木齋與  
堂之欹腐撓折者從而增葺之架爲憑軒闢爲虛  
牖開新徑以直谿而東屯之景物深窈幽邃與少  
陵寓居之日無異錢公又躋草堂創爲重閣移置  
少陵像於其上凭欄一望則平川之奇麗四山之



環合若拱若揖與賓主相領畧蓋東屯至是遂爲夔州勝處嗟夫少陵始進三賦明皇竒其才嘗召而欲用之故其詩有主上頌見徵之句已而齟齬不偶流落頓挫故其詩有青真却垂翅少陵抱負竒偉許身稷高蓋欲少出所學以自見於世而卒不遇憔悴奔走於羈旅之間可歎也雖然少陵之詩號爲詩史豈獨取其格律之高句法之嚴蓋其忠義根於中而形於吟詠所謂一飯未嘗忘君者

是以其鏗金振玉之所與騷雅並傳於無窮也少陵避地入蜀其寓居之處同谷有草堂浣花亦有草堂皆官自葺之有以見其勿剪勿伐之意獨東屯不然誠夔門缺典也夫地固以人重而物之興廢有時今帥漕二公獨能興四百年之遺址而更新之明示好尚丕變雅俗是權輿於此則是役也豈徒爲遊觀設哉慶元三年十一月初一日朝奉

節權通判夔州軍兼管內勸農事借緋于夔記



三功祠記

林俊

正德庚午予起征藍道夔之下關所謂白帝城者  
問其祠公孫述也予曰越矣哉非鬼之祭也古者  
稱制祀以爲國典無謂加典爲非宜况賊而神祀  
之倒持綱常蔑名教乃耳可慨矣方述起成都以  
輔漢爲名乘亂稱帝焉伏波見而少之曰子陽井  
底蛙耳故不受僞命專意東方用能佐世祖立功  
異域爲中興名臣而述竟漢賊以死述可祀他日

夔州府志

卷之八

記

四十四

鄢藍亦可祀亂賊之臣亦何憚而自沮耶嗚呼世  
道之大關也政而系之教焉淫祠之當毀其有先  
於此者乎常怪述生盜名器既誅死猶土偶南面  
繆竊血食者千數百年少陵東坡徒寄春秋之筆  
而諸葛武侯張忠定范忠宣輩任是方猶未及是  
正意者將有待於今耶固世道者之責也既命毀  
其像易其額爲正所宜祀者土神江神而伏波亦  
與焉昔共工氏之伯有九有也其子后土氏能平



九土故祀以爲社書曰宜於冢土下關雖一里之社土之民其世依以生也川澤以出財用而祝融之冥河伯江瀆具在祀典潞公所脩益州江瀆之祠故在也書曰望於山川關又江之襟喉民寄命至要也皆蒙被功德所宜報而祀而以告以祈又胥聚於此也若乃炎精中微奸僞移柄當是時述能如援擇漢胄以自依則述將與賈鄧等伍望蜀之萌何自起蜀之赤子何名爲從賊浮橋覆溺八

比之慘亦何因而至哉述名教罪人貽蜀人之禍至於今爲烈也故毀述而進伏波與順也亦祀典也嗚呼君臣天地之大經也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無赦者况予叨討賊之權者乎植人心扶世教毀賊述之祀以聲討藍之端道之大關若此無謂然乎哉

本府題名記

陳 講

府太守而下有同知有判有推皆有堂官也夔堂官



題名有碑適自今日始昔言治夔者必求彈壓之才殆謂蜀爲天府夔當門戶藉天險爲固爾蓋天下山水宗於蜀會於夔陸行則線路繚雲尚礙飛鳥水行則急峽轟霆引索可斷漢昭烈君臣坐控吳魏帝蜀以綿赤帝之統非恃有天險乎乃若騷墨名勝之奇則黃陵有記八陣圖有說陽臺灩澦有賦三百六十篇詩史有堂好古喜文者必欲遊仕其地所隸一州十有二邑民敦本力穡風習俗

夔州府志

卷之八

記四十六

尚陶冶在人故古今名宦之績尤可稽也歲丙辰蒲坂東坪張侯廷栢以戶部郎中簡守於夔侯少負士望於予有一日之誼頃顧予山中論倭寇之亂籌禦險之策有借箸之風旣而師成亂熄侯喜曰吾得崑脩夔政也爰考國朝府守寮佐自永樂迄今凡若而人樹石題名概其履歷虛其左方以俟來哲不能亡深意焉走使山中于於予爲記予豈能遽測侯意哉竊謂茲當統一昇平之日禦險



非所論矣。郎師帥治理之常，商之可乎。與魯自皋陶陳九德申剛柔之義，萬世言治者準之。自後有爲烈火之喻者，是過於用剛也。過則苛急爲不仁，爲蒲鞭之示者，是徇於用柔也。徇則委靡爲不義，不仁不義其何能政哉。包孝肅守開封布神明之政，一日而威震郡國，天下稱能。歐陽文忠繼之，一以寬簡不擾爲治，所至民便。旣去，民思天下稱良。自今觀之，民吾赤子，相依爲命也。與其遇能吏而重

足屏息日傷於斤斧，孰若遇良吏而家給人足，日嬉於乳哺爲愈哉。剛柔猶有辨矣。今廁名在石者，自盛南金數公已嘗採入名宦志，豈無所謂良吏乎。下此無所比數者，抑豈無遺蠹於民乎。距今閱歲已久，民之德者忘怨者化，而是非臧否喧諸道路，則百年如一日也。矧復勒諸石乎。石本無言，因人而言，言在人者有時或息，言在石者終不可磨。封召伯之棠者，世繫其思；斲秦相之檜者，世甚其



怒木且永矣而况石乎可畏也哉侯初政嚴明一  
主於寬簡方圖興學造士文之禮樂以倡周孔之  
化茲復託石自砥已不欲入第一義矣是夔民將  
按石指侯言曰此今之歐陽子也同官於茲繼侯  
於茲者咸磨礪無已焉則茲石之惠於夔者當與  
巫峯峽流同高深矣

三賢祠記

朱廷立

嘉靖壬辰夔州之牧若士請於仙居張子臨安李

子曰維濂溪周公在昔判夔維梅溪王公在昔守  
夔維潛溪宋公在昔觀化於夔二賢者倡道覺後  
勅治庇民遺軌在焉夫人思之樹祠以祀實在監  
司於是張子李子如其請議以公楮給祠費適予  
來按蜀放於夔遂以牘焉且曰襄是舉也實在臺  
史余是其議乃相與按志求故實得濂溪蓮花池  
於其上卜址焉越月而於門於堂於寢於垣咸備  
定名曰三賢祠使夔之牧若士歲時祀焉復詔之



曰若知著誠去僞之道乎夫三賢者之植德也盡  
吾誠也非曰欲人之與我也三賢往矣而人之祀  
之盡吾誠也非曰欲人之德我也今之吏吾惑焉  
薄實而厚名後施而先報是三賢之罪人也今之  
民吾亦惑焉見勢而俯見利而趨懸罽者其詞誣  
貌象者其禮虛是若等者之所罪也故不旋踵而  
其跡泯泯不可復尋而顧可以僞爲哉茲若之爲  
實也誠也達之以懋其學以善其政以無忝前人

之休實在牧與夔之人吾數人若不與也衆曰諾  
尋方生來渝請記遂記之嘉靖壬辰巡按四川御  
史朱廷立記

夔州府重修儒學記

蘇 奏

事有參天地而莫尚者聖人立人極是也然人極  
不自立必資於教化而後立教化不自行必資於  
學校而後行自唐虞二代迄今莫不以學校爲首  
務借乎去古旣遠士多以利祿役志畧道德而



文藝學校將墜於虛器然禮廢羊存苟有善教者  
因而脩之則唐虞二代之良法美意卽此而在是  
則士之學師之教使不重其大者而惟乘時之所  
好以爲干進之謀已非第一等事矧於文藝亦或  
歎焉豈不深可慨也與夔之爲郡當全蜀之衝崇  
山大江聳護環抱上自岷峩數千里延綿邈迤至  
於是下有二峽爲深羣峯爲鑰其地旣雄且吉人  
士之產宜乎希占邁今道德文章乃不能甲於他

郡而反下之究其由蓋郡有學校之名無學校之  
實而宮墻狹隘堂宇卑陋絃誦游息祭祀飲射皆  
不足以展布自國初百餘年來守非一人皆因循  
苟簡未有以是爲急務開擴增脩大其規模者此  
治已未壺關楊公音來知郡事欵調文廟乃載贍  
久之慨曰學校頽敝如此何以勵士風敦教化哉  
遂默爲經緯比三年凡基址深廣規制次第材費  
多寡力役久近悉定於心乃具檄請於巡撫時



亦預允其牒於是首建大成殿五間翼以兩廡前  
爲戟門又前斬石爲櫺星門中鑿泮池架石爲梁  
於殿之右建明倫堂五間旁列四齋儀門學門各  
三間膳堂五間尊經有閣師有廨弟子有號庖廡  
有舍廩儲有廩忠賢有祠表以棹楔街以墻垣旣  
完且美全蜀諸學莫之能右經始於弘治癸亥訖  
功於正德丙寅凡二年爲費三千有奇夫役重費  
廣民無怨言者以區畫有方財出公帑而力役則

多責辦於質訟之徒故事不煩而功易於就緒也  
落成之日士氣增倍郡之黃者泊士夫往來凡有  
識者靡不嘖嘖稱賞以爲偉哉盛事非楊公廉明  
通敏曷克成是然楊公此舉豈直爲觀美計哉其  
意蓋欲弘教化興道德以贊聖天子立人極之功  
亦不但使多士崇文藝以取科第而已或游焉爾  
不知爲學學焉而不知所向向焉而不抵所成則  
負於楊公多矣教授羅滋捧狀來請記遂爲記之



儒學戟門記

史贊舜

古者致治之盛衰每視其學校之興廢學校固王  
政之本也其所以陶鑄人材不獨春誦夏絃秋禮  
冬書然後性命之淵微有所沁入但令森嚴其鐘  
鼓肅穆其宮墻几筵棖桷令人望之有遐心而導  
化轉移之微權固已細縕變化其中而不可禦夔  
國咽喉楚蜀鎖鑰巴渝民有農桑士有風俗青青  
子衿世沐祖宗同文之化者無不彬彬濟濟於重

夔州府志

卷之八

記  
五十二

熙累洽之餘卽以石砮遠人越在南服亦心革於  
覃敷之文教而率其子弟使受業於官師夔真禮  
樂之邦也儒學處郡之東偏天馬文山爲其几案  
其自廊廡而上我簠斯盛我簋斯齊而獨其戟門  
久傾茂草荒堦使管絃俎豆之光實受其闡汶夫  
豈賢關重地而守吏漫不經心或亦謂干戈擾攘  
以來財困於誅求卒疲於行伍後先緩急受之間  
得不微有所斟酌而揆之大體有不宜然者於論



鼓鐘於樂辟雍奏公矇瞍者人咸謂之文王靈臺  
經始之緒餘而不知亦臨亦保之精神已早爲揖  
入以故驕悔之德卽一怒之威伐密伐崇之役竟  
無敢矢我陵而飲我池者而竟是絕是肆不大聲  
色以坐收四方無侮無拂之功魯侯之在泮也卽  
鸞嘒嘒而馬驕驕何與東矢戎車事而淮夷之大  
賂飛鶚之好音詩人反覆祝之不啻其口出文德  
之卽爲武功在昔已然夔實用武之國而奈何獨

緩於聖人之門也且也聖門一趨一步關王政焉  
古者以學爲政擇鄉閭之俊而納之膠庠示之以  
詩書導之以禮樂使揉而熟之凡鄉射飲酒春秋  
合樂養老勞農尊賢使能考藝選言至於受成聽  
訟獻馘獻囚治人之事無一不出於學習其耳目  
而導其心思而天下始多智仁聖義中和之士國  
家陳常敷教廣勵學官以二祖列宗之栽培凡械  
樸菁莪何一不醉陽春而濡時雨而今上益纘揚



而光大之經筵日講之憂勤寒暑之間固已身先天下矣而辟雍一駕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卉藻生馨豈徒率舊章而藻太平之色夫固嘉與海內一德同風凡守土者咸仰沐承流於以導化轉移使黨有庠而家有塾車書文物聲教直暨於遐荒以今醇化所蒸聖作物覩之期風虎雲龍夔士且有應運而興者而一聖人之門先委於草莽卽無論於王政之本有虧夫獨不願奉揚天子文明之教

夔州府志 卷之八

記 五十四

而愛禮者且羊是存耶酌之於今考之於古按典常而遵王制戟門之不可已也如是夫乃卜吉鳩材而更築之片瓦片木咸賴僚屬諸君子協助之居多於是門成而樂爲之記

獸馬記

羅洪先

王夔州公禎濟陽公孫也濟陽死靖難公死賊獲贈於朝任一子廣吉水稱忠義家莫過之至其戰馬事有足爲世戒者始公以太學生除夔州府通



判纔五月會荆襄賊石和尚流劫入夔焚巫山縣  
治是時同知蘇州王公授牒捕賊性柔怯而險猾  
故托疾不敢出一兵公忿忿面數之曰汝食朝廷  
祿所主何事忍委赤子餓虎口耶卽代勒所部民  
兵晝夜行至則巫山已破賊方聚山中索擊之殺  
渠桀三十三人餘盡遁乃行縣撫傷殘招潰散久  
乃得歸居三日賊復劫屬邑大昌公促王王又不  
行而瞿唐衛指揮曹能柴成兩人與王素黨結遊

禍多方詭辭庇之且激公曰公誠爲國家出氣力  
肯慨然復行乎公卽聲應曹柴兩人故酌酒賀更  
許以身相翼實爲脫王計公卽日勒民兵夾曹柴  
兩人赴之與賊夾水陣已而麾民兵畢渡趣賊曹  
不望走公啗圍中自寅及申人馬疲誤入淖田不  
賊欲盜之公大奮罵賊怒以刀斷其喉及右  
淖中馬逸去成化丙戌五月九日也始公赴  
使宿木商家商故新淦人且稔公知賊不敵



不敢言是日將暮有物嘯於山者商驚祝曰爲王  
及耶異爾當三嘯止如其言商密與家人負篋往  
尋亂屍見白衣袴者公也載篋上令不深沒自死  
所至府三百餘里馬奔歸府門闔長嘶蹠其肩若  
告急狀守者納之血淋漓毛鬣盡赤衆始駭公已  
死而賊尤不解後死之二十五日子廣始隨木商  
往殮之面如生不以暑腐然貧甚不能歸盡售行  
李與馬爲資而王意在馬不償直竟徒手得之觀

既行距殮之二十五日夜已半馬哀鳴特異王命  
秣者加筮豆不爲止王疑秣者給已自起視羸馬  
驟前齧其項不釋口久乃得脫復奮首擣胸什之  
地不省人翌日嘔血數升死賊既平有司正功罪  
曹柴亦被誅嗚呼自昔相傳義馬事不一一皆言  
臨難能相濟也若夫辨讎怨微隱間切齒碎膺期  
在必報卽在人猶且難之豈公忠義之氣通於鬼  
神有使之然哉彼欺人不見中以機旣得自全復



利其所有此其計至深秘也然卒不可逃若此世  
嘗言至靈者人畜之至賤宜莫犬馬若也銜轡所  
制鞭策所驅固有衣冠介冑所不逮者至於施報  
反覆巧發間值竒崛變怪反出於貴賤靈蠢之外  
是孰爲之主而一不少錯嗚呼可不畏哉可不戒  
哉公志狀載此事不盡情實公之孫鑾常灑涕言  
之余疑未信後十餘年始得實爲之記而鑾死已  
久則授鑾之子植用補狀志之畧且以告世人

重脩瀼西草堂記

陳文燭

昔人謂杜子美夔州以後諸詩蓋最了云考先生  
自成都下瞿唐浮湘望洛而寓於夔門其居二徙  
有瀼東有東屯而瀼西尤著地多平曠田可水稻  
先生出峽卽易其主而所手書券宋元間得而珍  
之後日荒圯萬曆改元夔守郭君棐訪遺基檄奉  
節令羅繡藻新祠事肖先生像太守能文章有記  
述而又請余碑焉余奉天子璽書宣教化例得誌



揚古今忠義之士徘徊祠下不覺泣然也憶先生  
獻賦時玄宗大竒之命宰相試其文拜左拾遺乃  
高自稱道先世以來多以文顯若薄楊雄枚臯不  
爲者其矜誕一時有祖審言之風會祿山亂天子  
入蜀避走三川肅宗立往救房瑄至不省錄嚴武  
節度劔南復依焉表爲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先  
生久於夔及茲堂之建其時有足悲者而史稱先  
生挺節不朽所爲詩歌善陳時事千彙萬狀兼而

有之忠君憂國每飯不忘當時韓愈氏高其文章  
光焰至長萬丈也真知言矣語曰生無一日歡死  
有萬世名先生之謂乎先生襄陽人與孟浩然友  
善襄陽舊有孟亭不存而峴山祠先生者亦荒今  
滾西更新北於同谷浣花可謂無關世教哉余爲  
迎送神曲使歌以祀其詞曰

昔飄零兮流寓歎遷次兮朝暮側身來兮參差

其舊路

右迎神曲



三年飽兮煙霧千載驚兮香炷尚轉蓬兮山靈  
其呵護

右送神曲

泉池記

許宗鑑

夔城舊故無井居民悉汲引於江接筒引水昉自  
漢武侯迄宋有權水錢王梅溪氏倡罷之其蹟今  
皆莫覈我朝前守張東坪公自侯家嶺引水至府  
治官資其利民江飲如故予乃別踪水源一自江  
家坪會馬蝗溪下流引以瓦筒其山溪不可死埋

夔州府志

卷之八

記五十九

之地以木槽續之凡泉行所經爲溪者十有一爲  
嶺者十有二地以里計者如之一自翟家坪會馬  
蝗溪上流引以石筧迤嶺而下尤爲徑直來自山  
後正北至城始與東坪公所引之水自西北來者  
異股合流源始浩大公私均給焉仍沿山置守戶  
有若干人夔城有池數口曰流潤曰化龍曰武功  
曰瀆翠曰通濟曰注香曰利民曰太平舊鑿以瀦  
匏水歲久湮塞如平地每春夏之交雨澤覃降水



無委積夫思患預防爲政者事萬一城池有警有  
此水涓滴皆民命濟之不可獨後矧夔地燥剛山  
峭削多火形數池碁布星列亦可以制服剛頑而  
和燮其氣爰命工皆深其濟化龍澆翠一池又繚  
以茨垣俾無垢水泓清可飲茲各識其池之深廣  
若干與諸泉並列於碑以俟後之同志者考焉

重修昭烈殿記

蔡毓榮

巴蜀之險夔爲首夔故治白帝蜀漢改永安先主

伐吳還蹕託孤武侯之地也考舊志白帝城昭烈  
帝武侯關張皆各有廟隋唐無碑碣可稽在宋張  
震王十朋已謂武侯廟在西郊杜陵詩所謂卧龍  
無首對江濱者不知何時爲寺故有悽然香火依  
僧之感後又移武侯祠置他所以關張翼其側今  
又不知何時與昭烈廟復合爲一兵燹以來殿宇  
頽圯像設僅存風雨摧剝余持節入川經過其地  
瞻拜歔歛捐貲首倡藩臬郡縣各勸助鳩工庀材



葺而新之中構大殿上祀昭烈南面并冕東列諸  
葛武侯西列關壯繆張桓侯相左右焉前構拜殿  
旁置兩廡肇工於三月之吉落成於九月中事竣  
有司請余顏額併泐其儷牲之石余訊舊額棹楔  
曰漢代明良遂不復易因泐筆以紀歲月悉記同  
事姓名如左而不能不致慨於昭烈君臣之際也  
當三國鼎峙時阿瞞虎踞中原仲謀鷹揚江左謀  
臣猛士如雲如雨昭烈百戰之餘屢遭踣躑鞫翦

翻飛卒成帝業者獨特一龍二虎爲之羽翼耳諸  
葛明於治國而爲相關張勇冠三軍而爲將當時  
止稱將相材而余謂昭烈君臣微獨岸視三國要  
非二代以下所能企駕比肩者也武侯氣象規模  
伯仲伊呂出師一表彷彿伊訓說命陳壽不公之  
論崔浩責備之詞烏足窺其涯際壯繆義炳春秋  
光爭日月桓侯以死拒敵皆王臣蹇蹇不有其躬  
而昭烈於關張義則君臣恩同生死隆中三顧與



莘野之聘後車之載先後一轍彌留數言顧命元  
臣心神不二先儒以爲君臣之極致古今之盛軌  
表曰元良亶其然哉余獨惜昭烈以雄才屈於天  
命使王業偏安不得與高光諸帝共列三十六陵  
之內金載祀典誠千古一大憾事然而君臣祭祀  
歲時伏臘走村翁者千百年如一日也非聰明睿  
智神武不殺者其孰能當之若關武安王久錫帝  
號威鎮六合張桓侯亦封忠顯王而今皆仍舊號

者君前臣名義統於尊也四川總督蔡毓榮撰

仰高書院記

郭棐

郡故有靜暉樓蓋取少陵千家山郭靜朝暉之義  
嘉靖中郡守許公應元唐公時以祀少陵康節二  
先生名邵杜祠後守許公宗鎰以宋潛溪先生名  
三賢祠春秋虔祀表前脩風來葉也歲久棟宇頽  
塌丹堊漫漶至弗蔽風雨予承乏之來視夔象拜謁  
祠下愀然念曰廟貌弗嚴是誰責哉昕夕思鳩僦



計者歲甲戌夏乃諏吉掄梓撤而新之又念夔主肄習無所卽其前爲講堂二間兩翼爲書舍十六間又前爲儀門二間其宅則仍舊貫而飭之秋九月厥功告竣予偕郡文學諸生登而觀焉文山矗屹於離垣天馬旂鼓擁峙左右白鹽赤甲諸勝環列於外而瞿江中瀉一碧萬頃蜿蜒回環乃沛而東注悠然縱目廓然大觀也更名曰仰高書院釋奠於三先生妥其靈焉進諸生諭之曰多士知崇

祀三先生矣亦知所以仰止之意乎夫三先生超然特立高出百代皆世所謂賢豪人也予夙綜圖史畧窺見三先生行誼未嘗不詡詡然向慕其高躅焉夫當玄宗入蜀百僚鼠竄至有汚僞秩者乃少陵先生不磷不淄開關詣行在拜左拾遺以言禡職來寓夔子流離顛沛困苦萬狀卽一飯未嘗忘君是先生益以氣節高天下者邵康節鏟采洛陽銖視軒冕著皇極經世一書大有補於世教



聞鵠聲惻然懷江湖廊廟之憂是先生蓋以學術  
高天下者我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景濂先生伏  
謁獻策歷拜翰林學士承旨凡典章制度多所裁  
定燦然開昭代文明之治是先生又以勲業高天  
下者夫是三先生出處雖異而其道同碩德隆望  
後先輝映乃皆嘗寓於夔則夔之人士師式於三  
先生者宜何如其爲心哉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  
止又曰毋謂華高跂其齊而多士詎容自諉矣雖

然予望多士猶有進焉者夫三先生洵人豪然謂  
其見道之一端可也謂其全體乎道未可也蓋名  
節者道之籓籬也學術者道之郭郭也功業者道  
之黼黻也夫道則一以貫之矣多士誠能正心以  
明經術精究夫聖賢全體大用之學於三者以時  
出之可也嗟夫千聖一道萬古一心仰而希之亦  
聖之徒也多士勉乎哉是役也與經始者前同知  
菴城王君嘉慶言前推官漢中邢君子浚綜理而樂



其成者同知晉陵袁君葵通判韓城張君九思推  
官蒙自董君學孔奉節令羅君繡藻郡幕袁應恩  
黃人望柯棨博士譚紱閻龍楊應乾慕容秀周以  
謙督築而殫其勞者倉副使王天祐奉節典史蔡  
廷燦命書之

建立火神祠記

蕭騰鳳

夔舊多火災民病甚太守東亭李公至思爲民地  
則立廟祀火神東置天門坊取水勝火之義北濬

萬年馬蝗一泉度城人井以省江汲以澤燥剛火  
遂不爲災民有寧宇值歲熟入廟報事者相踵夫  
反風滅火史稱異政公以至誠感神坎離旣濟火  
患永熄勒石其宜公名宜春東郡人也登戊辰第  
由司徒中郎出守夔門云

重脩相公橋記

郭棻

萊國寇忠愍公有宋一代賢相也方弱冠時令巴  
東爲詩云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識者知其



大用巴東舊爲夔屬以故公嘗止於夔愛茲溪水  
清冽汲以烹茗後人因目其溪爲相公溪建橋其  
上名相公橋竊謂公愛茲溪之水豈逐物哉其中  
必有豁然相契者其契之也深是故其愛之至蓋  
一機相爲感孚而茲溪與公均有不得而與焉者  
予嘗觀夫溪矣澄澈甘冽纖塵弗滓其清有足愛  
焉源出西山蜿蜒入於瞿唐觸灩澦滙荆沔順注  
於湖湘瀟灑湍激百折必東其直而壯有足愛焉

其潤下之性生於天一發於蒙而利涉於需凡夔  
民物胥焉涵育又與萬物一體之學相肖類則公  
之愛之也固宜又嘗觀夫公介特之操不染物累  
官居鼎鼐宅無樓臺有得乎水之清立朝風節磊  
落傑特至今凜然猶有生氣眇視丁謂王欽若輩  
不啻浮澌瀲灩有得乎水之直而壯至於澶淵之  
役奠宗社於盤石拯億萬生靈歷衽席之安澤物  
之功又奚讓於三川之汪洋浩大則其味而愛之



也尤宜噫公以茲心愛茲水數千百年後人以名  
厥溪橋又建坊表之是不可見此心此理之翳然  
大同哉予來守夔仰止高躅乃坊與橋塌圯弗脩  
慨然歎之爰出餼廩之餘葺坊而新焉復卽橋繕  
砌之加以石欄用垂永久其鑿石鳩工則奉雲萬  
三邑令與有勞云

科貢題名記

郭棐

蜀自漢以來教化流布文雅彬彬稱盛矣惟夔僻

夔州府志

卷之八

記  
六十七

在東陬士之科名科甲以彪顯四方者寥然若秋  
漢晨星不能以三五數迨我朝文化覃被暨於海  
隅乃夔介荆益實邇磬鐸而士風樸畧弗大望  
豈非宣化者之責猶有未殫與予承乏之來守茲土  
進試多士時加砥礪旣而省闈覺宮舊缺題名想  
無以植士之標表且非仰奉朝廷甄錄至意乃借  
學博楊君應乾周君以謙石君介考其名第鏤書  
焉榜於明倫堂兩壁首進士科次舉人科次歲貢



次恩貢咸以年敘虛其左方以俟來者既訖工進多士而諭之曰多士仰止前脩將無殷殷然思自淬濯以表出於斯者乎夫崇之綽袂飭以丹雘章其美以垂諸久是有司者之脩題名也而非士之所以脩名也士之脩名則何如夫士學爲聖賢者也讀聖賢之書而志聖賢之學道德其堂也忠信其基也禮義其門路也仁其室宅六經四子其梯牖也求之於心無所不該措之於行無往不利由

是範之於世則爲名賢施之於政則爲名宦夫是之謂聖賢體用之學而名於是乎可書書可永矣不然則飭椀蠟而無裨於用者是徇名而遺實也拾青紫而無益於時者是虛名而蔑實也何以爲名高哉多士行將翹然奮起嗣登名於斯版其亦思以稱斯名乎孔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周子曰實勝善也名勝恥也多士誠務去周子之所恥而期底乎孔子之所謂成斯得之矣夫善學周子



乃所以善學孔子也多士勗乎哉

八陣圖記

王嘉言

聞夔有陣圖舊矣隆慶辛未冬予來宦茲土詢之知在城之東南魚腹沙中直抵其處則見卵石散漫莫可認識土人曰須高處望之乃步城上遙觀隱隱若星羅碁布始咄咄以爲神異明年夏月江漲水從城上流入闌闌於時屋廬蕩折崖墜木拔上下千里嗷嗷凶凶暨水落而徙移淪喪者至不

夔州府志

卷之八

記六十九

可計數乃石磧則依然列沙渚間也始信少陵不轉之說爲的又嘗以已所窺視參考諸家論議則知縱橫六十四壘布前爲正遊兵二十四壘環後爲竒合之則天衡地軸前衝後衝曰風曰雲殊其名分之則天覆地載風揚雲垂龍飛虎翼鳥翔蛇蟠異其變竒正分合苞含變化妙用無窮此所以走仲達伏孟獲功蓋三分而名垂萬禩也舊有碑在浦上遭洪濤斷裂余使匠人採石礱磨記而鐫



之仍置故處

瞿唐峽記

王嘉言

峽者何取以山夾水而爲名也楚蜀之交以峽稱者多矣而三峽爲險二者何歸峽巫峽瞿唐峽三峽同稱險矣瞿唐爲最舊所謂西陵峽者是也峽在城東十二里兩崖對峙中貫大江蓋全蜀之門戶峽口石盤上樹鐵柱二根山畔崖穴中有鐵索七條柱高六尺四寸密長二百七十七丈五尺蓋

夔州府志

卷之八

記七十

昔人置以截江者柱於夏秋水泛則沿冬春復見嗚呼竒哉夫瞿唐之險冠於諸峽者何蓋西南萬水總注於斯而雙崖把束極爲隱隘以故滌洞曲折齟齬艱難驚濤奔浪喧歷旬旬歸舸行牒一遭風動則上下失勢而此生安危盡付之撇漩觸石瞬息間矣雖然關門一守百二之勢也明初以湯廖兩將軍絕人之智力席皇祖之神威師薄關下矢石一交而卽却非賴國階文之捷水陸夾進以



奇取勝亦難爲力矣今天下熙熙氛氤久消雄關  
險峽雖依然索柱之存而山川勝概祇爲文儒嘻  
眺浪吟之具而已嗟夫宗國之憂雖非恤緯者所  
宜憂而處堂之樂達者亦恒笑夫燕雀之愚則防  
禦之畧亦可於熙恬中講求之

開元寺脩法堂記

解縉

金仙之教始自西土開權實頓漸之門弘半滿偏  
圓之旨指真實際啟度羣逆則佛之爲佛雖由法

生而治非法不弘也自雙林守寂流於震旦蔓延  
繩續燈燈有輝亦惟以存法焉故出家之士思欲  
紹隆祖道振揚宗風超詣上乘非法莫可是以百  
丈大智禪師創建叢林首必建法堂以爲會淨徒  
暢真詮之所誠以大衆旅集必依法爲治又以表  
僧之爲室必能繼佛傳法然後可垂立而爲二也  
夔州城西有梵刹曰開元寺乃子休禪師有無聞  
者肇創造於唐燬於兵皇明啟運大闡玄教於是



上人有廣海者職綱緇流據席茲寺憫厥頽圯力  
爲已責乃郡耆彥共圖興復躬持囊鉢於歷檀信  
以啟腴緣於是輸貨靡不樂相計得施若干緡遂  
罄其人脩大雄殿後建蓋法堂若干楹壯嚴高廣  
人天具瞻於是師席有位聚徒有所進趨戒臘不  
失觀望堂成之年上人以應召來京師徵余記之  
余謂自大法下衰出家之徒惟假形眠以竊僧號  
啞羊烏鼠比比皆然疇克佛以法傳而僧由法以

立乎今開元爲寺卓據形勝燈燈相續式恢前脩  
而法堂之建實祖百丈師創立叢林之意然惟據  
席揮塵者能以闡法爲心入室受教者能以傳法  
爲事而後可以建法幢鳴法鼓以法器相授受則  
佛日益光宗風愈振不爾堂自堂爾法云乎哉遂  
書以歸之俾刻以爲記

重脩尊經閣記

古今之學術準諸經經不可一日不明也而其道



不尊則不明其儀的不立祈禱不崇則不尊三代而下石渠白虎之會非不大集名儒講議經術時稱歎盛然馳辨滋多若明若晦未有我國家著爲功令一道同風文教漸被者也夔故有學學故有尊經閣歷歲既久日就頽圯先是姑蘇朱公蒞治此中於凡殿廡堂祠門垣庫藏之屬無不增脩大備矣惟尊經一閣設居文廟後畔人跡罕到賢關來脈實式憑之司訓楊君芳偶一覩見卽奏記徙

治慨然捐數緡以助供備公報可更割俸五十兩鳩工庀材簡郡端吳君守信兼董其役一時郡人士雲蒸雷動醵金而襄厥美葢舊址稍屬東畸來絡湫陷今食墨宅中參酌元化崇臺嵬閣規模弘遠億萬承休材取其良丁稱其賞秋毫無費民間不數月大工落成余竊伏于下方爲桑梓志喜適博士弟子德公之大有造於夔也不以不敏問記於余余觀在昔蜀至僻遠獨文翁脩起學宮於城



都躬自飭勵至經明行脩比於齊魯變爲西南巖  
郡山川映帶良材所從出也得公以賢師帥興作  
誘進之故雖中知之士猶鼎鼎奮躍猥自發舒則  
其積學重行爲公所鑒賞者六翮沖舉可竢也况  
今東北多事需才孔亟公悉心培養不遺餘力如  
此意必有偉人崛起足備縣官緩急者以仰副公  
作人至意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  
服又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

夫脩泮宮而遽及於服淮夷狄東南以見文德武  
功非二道也公諱邦禎字恬字中甲辰進士直隸  
吳縣人其善政畧載別石而此其一云

蜀丞相諸葛武侯廟碑銘併序 裴 度

度嘗讀舊史詳求往哲或秉事君之節無開國之  
才得立身之道無治人之術四者備矣兼而行之  
則蜀丞相諸葛公其人也公本系在簡册大名並  
天地不復以云當漢祚衰陵人心競逐取威定霸



者求賢如不及藏器在身者擇主而後動是時也  
躬耕南陽自比管樂風未從虎時稱卧龍詩曰潛  
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州平心與元直神交泊乎三  
顧而許以馳驅一言而定其機務由是翼扶劉氏  
纘承舊服結吳抗魏擁蜀稱漢刑政達於荒外道  
化行乎域中誰謂阻深殷爲強國誰謂遼脆勵爲勁  
兵則知地無常形人無常性自我而作若金在鎔  
故九州之地魏有其七我無其一由僻陋而起雄

圖出封疆以延大敵財用足而不曰浚我以生干  
戈動而不曰殘人以逞其底定南方也不以力制  
而取其心服震疊諸夏也不敢角其勝負而止候  
其存亡法加於人也雖死徙而無怨德及於人也  
雖弈葉而見思此所謂精義入神自誠而明者矣  
若其人存其政舉則四海可平五服可傾而陳壽  
之評未極其能事崔浩之說安詰其成功此皆以  
變詐之畧論節制之師以進取之方語成化之道



不其謬與夫委棄荊州不能遂有三郡此乃務增  
德以吞宇宙不黷武以事尋常及出斜谷據武功  
分兵屯田爲久駐之計與敵對壘待可勝之期雜  
乎居人如適虛邑彼則喪氣我方養威若天假之  
年則繼大漢之祚承先主之志不難矣且權傾一  
國聲震八紘而上下無異詞始終無愧色苟非運  
膺五百道冠生知曷克以臻於此乎故玄德知人  
之明者倚仗曰魚之有水仲達奸人之雄者嗟稱

曰天下奇才度每跡其行事度其遠心願奮短扎  
非排其羣議而文字出鄙志願未果元和二年冬  
十月聖上以西南奧區寢亂餘烈罷暝未息汚俗  
未清輟我股肱爲之父母乃詔相國臨淮公由秉  
鈞之重承推轂之寄戎軒乃隆藩服萬里將明帝  
德陬落緩懷溥暢仁風閭閻滋殖府中無留事宇  
下無棄材人知嚮方我有餘地則諸葛公在漢之  
治與相國當今之政異代而同揆矣度謬以庸薄



獲參管記隨旌旗而爰止望祠宇而脩謁有儀可  
象以赫厥靈雖徼烈不忘而碑表未立古者或拳  
拳一善或師長一域尚流斯文以示來裔况如仁  
之嘆終古不絕其可闕乎方刻斯石庶此都之人  
存必拜之感云爾銘曰

昔在先主思啟疆宇擾攘靡依英雄無輔爰得武  
侯先定蜀土道德城池禮義干櫓煦物如春化人  
如神勞而不怨用之有倫柔服蠻落鋪敦渭濱攝

足畏服雜居懷仁中原旰食不測不克以待可勝  
允茲其極天未悔禍公命不果漢祚其亡將星中  
墮反旗鳴鼓猶走司馬死而可作當小天下尚父  
作周阿衡佐商兼齊管晏總漢蕭張易代而生易  
地而理遭遇豐約亦皆然矣嗚呼奇謀奮發中起  
美至天遏吁嗟嚴立感受謫罰聞之痛之或泣或  
詫甘棠勿剪駢邑斯奪由是而言殊途共轍本於  
忠恕孰不感悅苟非誠懇徒云固結古栢森森遺



廟沉沉不殄禮祀以迄於今靡不駿奔若有照臨  
蜀國之風蜀人之心錦江清波玉壘峻岑入海際  
天如公德音

魚復扞關銘序

李 埴

古梁州域實兼巴漢庸蜀地漢孝武改梁曰益梁  
州總八郡梁之爲言強也益之爲言阨也此昔聖  
賢察其風俗按其形勢而爲之名也故其人則疆  
毅精敏嗜義負勇其地則山屏水塹險介重阻沃

野叢偵幅幘萬里北以劔門爲限東以魚復爲守  
此二物者蜀之襟喉扞關也戰國交侵楚肅四年  
始建扞關突在魚復置江關都尉以魚復始尉治  
東漢省尉而關如故秦張儀說楚謂下水而浮不  
十日而抵扞關蜀李雄說公孫述謂東守巴郡拒  
扞關之口皆指此魏酈道元注水經謂扞關乃原  
君所置唐章懷注范史謂關故基在彝陵巴川縣  
一說皆非也蓋魚復之有關尚矣無事則嚴封城



察姦軼有急則扼險要扞陵暴有國者所宜致謹也雖然嘗考諸古劔門以漢中爲屏蔽失漢中武都則劔閣不足賴矣魚復以秭歸夷陵爲保障失秭歸夷陵則魚復不可恃矣考秦以下以迄本朝舉兵定蜀者凡十有二唯秦司馬錯漢之來歙魏之鄧艾鍾會符秦之楊安後魏之尉遲迥隋之梁睿唐之高崇文後唐之郭崇韜本朝之王全斌實出劔門陰平道至若夫吳漢若岑彭若諸葛亮若

桓溫若劉毅失齡石以及劉元義皆擁舟師西指溯江扣關麾城擯邑易如拾芥何者皆以先得秭歸夷陵也漢昭烈襲取劉璋旣北收漢中卽東爭夷陵嗚呼若昭烈者可謂能知保蜀矣功之不遂此天也然而劉禪繼世猶以苟安者徒以與孫氏交歡也且蜀與吳楚爲唇齒之國兩全則固一失則危是以自古在昔欲圖江南者必先奄蜀何者地勢便與力接也秦取楚晉取吳隋取陳耀兵上



游舫船載卒乘流會不煩一刃折一矢而荆揚之  
區已望風褫氣矣符堅伐晉亦分軍而下不幸苻  
融之兵先敗於淝水故不能成功以此知英雄圖  
事後先一揆然則蜀之重也審矣自古或言蜀人  
嗜亂喜禍故所以制御操切之者尤盡其術嗚呼  
何其過也吾觀從昔亂蜀者皆非其國之人率由  
奸雄乘隙外至因竊據焉而蜀人莫之與抗蓋公  
孫述首禍於卒正劉焉蓄奸於州牧鍾會兆謀於

降將李特奮跡於流人程道養怨激於苛刻劉季  
運計成於犄奪司馬勳出於王族蕭紀興於帝胄  
王謙釁於易代劉闢席亂於畱後王建發縱於推  
理孟知祥紹難於違復唯東晉譙縱本宕渠人然  
縱之初起實出逼脅觀其倉皇赴江以逃則知縱  
本庸人初無異志劫於羣叛不能自還若述焉以  
下數子者則其險詭睥睨有從來矣彼見蜀之險  
足恃蜀之富足資趯然動心逆節萌起蓋有觀劍



門之險而追笑劉禪覽兵甲之勝而思效玄德而  
蜀之人形格勢制不能不利而從之其間能截然  
自固恥污於僞如青衣之不賔公孫述犇狗之不  
臣於李特者類有之矣嗚呼一定而不易者地形  
也難保而易變者人心也故地形惟所守而人心  
惟所化苟知所守則力約而功倍固固而敵畏苟  
知所化則器傲革爲勇毅柔脆易爲信順不知所  
守則嬴氏家函谷而滅田宗國東海而亡矣不知

所化則暴悍踵起於江漢奸醜接跡於洙泗矣魚  
復與劍閣均險角壯並爲西南鎮昔有銘劍閣者  
獨此缺諸江出汶山行二千里合蜀衆流畢出瞿  
唐之口山竦而礫萃水激而奔迅天下環偉絕特  
之觀至是殫矣是宜有銘琢刻盤石以侈寡匹以  
厲固極其詞曰

惟梁州域神禹所別有歸其間險肇天設控引荆  
襄枕倚群越岡聯以峙崕呀截辟洪流下瞰澎濤



瀉瀉衝潛抗高華岱媿築上柱天倪又此  
所屏障則恃於峽如戶斯闕此爲之闌寇來是杆  
其勢彼接鏡前考古其勢藝列奮鷲突擊巖披石  
抉玄甲燿爛白刃鎗鐵雲軻倏馳擊蘇斯揭山轟  
龜兇壑瀆螭蜺水奸脫入孰睨旋竊廻環千里炖  
人於鐵曾不逾時宗隕祚拔西方之人王化所達  
寧甘嗜亂寶首攸脅豈富是怙忍上之缺惟此山  
川重阻復疊德守看固兵據者蹶惟此黔庶疑疑  
業業力制則離道懷乃協皇帝聖武恩被猺獠國  
有至仁九土臣妾勒銘山阿永彰宋烈

夔州府志

卷之八

序八十一

譔文宣王廟文

王十朋

惟夫子之道一以貫亦奚間乎遠邇不陋九夷而  
欲居行乎蠻貊如一家今坤維文物之富人才之  
盛有洙泗風而無媿於諸華苟非聖教之旁達豈  
一文翁能化之耶某一介書生蒙恩帥巴媿無果  
達藝之才可以從政而亦粗知富庶教之何加若



大事賢友仁與學道而愛人也固不敢不勉所欲  
與諸生共勉者曰忠曰孝曰思無邪

謁昭烈廟文

王十朋

嗚呼東都之季盜窺神器分鼎者三帝乃劉氏有  
高皇度有光武氣有王佐臣無中原地以區區蜀  
抗大國二天厭漢德壯圖弗遂功雖少貶四海歸  
義永安故宮遺迹可記君臣有廟英雄墮淚歲月  
浸遠棟宇莫治某來守是邦過而興喟一新廟貌

夔州府志

卷之八

文 八十三

薄薦殺截旁觀八陣細讀三志我雖有酒不祀曹  
魏

謁武侯廟文

王十朋

丞相忠武蜀之伊呂高卧南陽悲吟梁甫草廬之  
中三顧先主將漢是興非劉曷與君臣魚水蛟龍  
雲雨才十曹丕志小寰宇假令無死師一再舉吳  
魏可吞禮樂可許寧使英雄墮淚今古將畧非長  
庸史之語某受命天子來帥茲土夢觀八陣果主



夔府廟貌僅存風流可觀旁有關張一龍二虎安  
得斯人以消外侮

謁杜工部祠文

王十朋

風雅頌息嗣之者誰後代風騷先生主之讀書萬  
卷蓋欲有爲明光三賦烜赫一時致君堯舜卒不  
克施此志蕭條乃昌其詩天欲其鳴窮之使悲復  
生太白如墳應箴流落劔南厥聲益馳莫年制作  
莫多如夔詩史有堂遺像有祠光豔照人膏複滿

夔州府志

卷之八

文八十四

碑歌蜀道難誦杜鵑詞忠不忘君先生是思

吊屈原文

許應元

徵郡圖以懷賢兮曰惟楚之靈均溷郢都而弗居  
兮汨戾止於江濱懷三后之純粹兮衷勳華之耿  
介佩纒纒其芳潔兮夫惟靈脩以爲浼歲草延其  
二千兮明九葉之隆禧歷元辰以薦誠兮羞瓊糝  
以端辭懿夫人之衆芳兮希絕風之逸響均恐脩  
名之不立兮羞旣緬而逾亮有宋氏之二儁兮



與李而遙翫慕好脩以流聲兮夫亦靈均之所與  
世隆汚之屢遷兮賢不肖而互陟苟蹈道而履則  
兮焉詬語而進默登椒堂以屏息兮睇夫君之雲  
旗儵杳藹以黠澹兮忽翩翩而下之尚饗

立工部祠文

許應元

承聖皇之景况返按職於夔子陟赤甲之巘岈歷  
東屯之遺址悼哲人之逢尤居委約於江潭睹鴻  
藻之繽紛增累歎而汎瀾昔三季之未造閱斯文

夔州府志

卷之八

八十五

之墜地閱五際之亶延王風鬱其蒸穢惟夫子之  
淵淑秉至精於上皇挺姱節之崔嵬吐昌辭之琅  
琅遭濁世之紛拿嫪遭連以窘步顧江臯而戾止  
淹三年以東鷺瞻遺墟之遼廓歎禾黍之離離敬  
崇宮於北阜願招神以來棲山有椒兮沚有蘭靈  
之來兮雲旗翻靈兮靈兮洵樂胥巴謳楚舞神所  
娛轂函重關不可以遽往神不樂此其焉如尚饗

吊張桓侯文

羅瑤



維萬歷二年乙亥欽差巡撫四川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羅瑤謹奠漢助順王張公之靈曰  
維神桃園三義漢室孤忠心同皎日氣貫長虹當  
陽長坂羣見英雄侯惇呂布咸畏戰功古城重會  
蜀道相從君尊玄德兄事關公江流激烈廟貌尊  
崇瑤四經水陸頻賴幘幘中宵一夢千載竒逢授  
我兵符許我和衷感茲高厚式彼穹窿敬陳萍藻  
躬明儀春尚饗

